

# 一张张冠李戴的全家福

◆ 孙惠文

家有老爸,今年九十有二,耄耋老人还耳清目明。记得去年的一个晚上,家里的电话忽然响起,电话中老爸的声音清晰洪亮,告诉我赶快打开电视机,电视中正播放“中国的面粉大王、纺织大王、民族资本家荣宗敬的全家照”的上海“夜线约见”新闻节目。新闻中展示了数张老照片,重点提示了一张“荣宗敬的全家福”。主持人手持照片,介绍中间端坐的是有名的荣宗敬先生,并指点最上排右末侧的人,介绍他是荣宗敬的三儿子,目前唯一还健在,现在是台湾“上海商业银行”董事长的荣鸿庆。

老爸大为惊讶告诉我们,这张全家福的介绍,完全是错误的,是张冠李戴的。电视台展示的这张全家福照片并非是“家世显赫”的荣氏全家照。而是与荣家风马牛不相及的上海一个普通老百姓家庭——我们孙家的全家合影照。

老爸说,照片是摄于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6月29日晚9时,中间端坐的是我爷爷孙高华。在那天爷爷五十三岁生日时,祖孙三代在照相馆全家合影。我老爸站的位置,就是照片的第三排右侧第一个(主持人指点的台湾上海银行董事长),老爸当年17岁,家里存有原始照片(见图)。



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,中国在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,就只有他们一家”。在中国,没有哪个家族像荣家这样荣耀,而在荣家历史上有无数耀眼名字——中国纺织大王、面粉大王、棉纱大王,百年来,荣氏家族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王牌称号。

老爸生性耿直,为此唏嘘感慨,我们是普通的百姓家庭,不可与显赫家族的荣家并论。老人家非常执拗地要求我们:为了对历史负责,为了对我们国家做出过贡献的“荣氏家

族”的尊重和怀念,也是对我们孙氏家族负责,必须要还历史一个真实,所以一定要予以纠正。

老爸还说,媒体信息的扩散性很大,传媒信息的力量也非常强大,这样以讹传讹会耽误一代又一代人。一张老照片,就是一本回忆录。它叙说的虽是一个家庭的经历,看似微不足道,但却于不经意间折射出了一个民族,乃至一个国家的历史。我们要的是真实,不能歪曲事实。

之后,老爸一直不安于此事的流传,极力催促我们去追踪。作为

子女的我们,专门为之奔波了各处,联系了电视台有关人员。随后,电视台记者来到我们家,采访了老爸,以及照片里还在的亲属,才知是某些人,不知从哪儿弄来我家老照片,想当然地做起了文章。

事实就是事实,真相必须让它还原。老爸和我们一家在电视媒体被采访,被证实,被确认。之后上海电视台新闻坊节目也播放了采访我家的实况,意欲纠正不良影响。

然而我们在浏览评价、回顾荣家五代百年家族发展史的历史性文章和资料照片中,在各类网络的荣氏家族介绍中,我家的全家福照片,继续被讹为荣宗敬全家福,被不知其数地转载。

鲜为人知的名人影像与描述,再现了过去。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后人认识过去,了解历史,传递给我们所不知道的一切。而现在将一张普通百姓家的全家照讹传为荣氏全家照,这种张冠李戴的不真实的东西,继续以讹传讹下去,愚弄了荣家后人不说,还给我们后人学习传承真实历史,起了误导、误传的恶劣作用。

老爸辈垂垂老矣,年轻人不知其然。这种继续流传,继续转载,继续伪造的现状事实,我们做小辈的也觉得不能容忍。我们觉得做收藏不能不尊重事实。收藏历史不能歪曲历史,收藏文物不能只顾名利。我自自觉不自觉地,愿意为拨正事实,还历史真相,把误传的纠正回来,做一些努力。



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连环画,那些由图画构成的精彩故事,总是能深深地吸引着我,伴随着成长,伴随着年轻时的一些梦。小时候除了连环画小人书,家里还有两大本合订的老《连环画报》,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,二十四开方型开本,自己装订后封面用一牛皮纸包着,已有些残破了,但里面的连环画作品却精彩纷呈,它展现了一个绚烂的世界。古今中外的题材都有,各种画风也争奇斗艳,拿在手里有点难以放下,一直到看完一篇连环画故事为止。有时看着看着难免耽误了学习做功课,为此常被家长责怪。

## 老《连环画报》难以复制的记忆

◆ 姚一鸣

让人眼前显现出一片和谐美好的景致。壶盖上盘踞着一条蛇,双目注视着前方,预示着蛇年美好的前景。在中国古老的民俗文化中,蛇是美好的象征,是受人崇拜的形象,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图腾,人们常称蛇为“地龙”,蒋蒋平说她们蒋家就这条蛇的设计反复修改了好几稿,方才定稿,有了这幅较为满意之作。这件作品是蛇头龙身的巧妙的合成,标志着辞旧迎新,新的一年即将到来。更为难得的是此茶壶使用的是纯黄龙山紫泥,这些紫砂泥是蒋家后人自家珍藏多年的,从而更使得此壶弥足珍贵。

在老《连环画报》中,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连环画有《水帘洞》(第四十一个)《一颗未出膛的子弹》《徐秋影案件》《春蚕》《祝福》等等,有不少是中外文学名著,也有一些现代题材的。其中赵宏本绘的《水帘洞》尤其好,故事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《西游记》,用传统线描的绘画技巧,使孙悟空的故事和形象栩栩如生,和当时出版的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有些政治色彩不同,《水帘洞》中的孙悟空更具自由天性。老《连环画报》中的作品特别能吸引我。但随着老屋的拆迁,两大本老《连环画报》也随之消失了。

以后我也淘起了旧书,我特别注意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老《连环画报》,我想着能不能找到我少年时阅读的一些记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陆续淘到了十多册老《连环画报》,有一次在文庙地摊上淘到有赵宏本绘的《水帘洞》那期《连环画报》时,那份激动的心情,真是难以言表,尽管品相有点破旧,尽管价也有些高,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收了下来,可惜刊有《第四十一个》《一颗未出膛的子弹》《春蚕》等作品的老《连环画报》,始终没有找到。近年来随着收藏热的兴旺,旧书刊市场也是水涨价高,老《连环画报》也开始难以收到,一本1950年《连环画报》的创刊号,已炒到了近二千元。

不久前,人民美术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了创刊早期的老《连环画报》,是合订的精装本,不过开本比原版的小,为四十八开方型,但影印本失去了原刊的韵味,翻看了一下没有买。一方面定价不便宜,另一方面是失去了原刊的韵味。记忆是不能复制的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老《连环画报》,有着特殊年代对艺术审美的一种理解,看似简简单单的连环画作品,其中所传递的文化信息却是独有的,用图像来表达社会的文化和历史,可以形象化地再现一些史实;老《连环画报》所带给我们的,可能不仅仅是连环画作品,还有处于成长期少年的一些奇幻的梦,那个充满求知欲,充满好奇的年龄,老《连环画报》展现了一个更为广阔,更具幻想的世界,所带给我们的是和少年时的阅读记忆联系在一起的。

老《连环画报》告诉我们,有些记忆是难以复制的。

## 蛇年生肖壶

◆ 王人梁

己的爱好,平日里有三五好友,喝茶聊天,各自分享自己珍爱的小玩意,看看聊聊便足矣。有时得到些自己心爱之物,更是不免喜出望外,与友人一起赏玩,娱人悦己,身心的愉悦之情更是多了几倍。

多年前结识了制壶大师蒋蓉的侄女蒋蒋平女士,每年蒋蓉的后人总会和程十发的后人联手制作

一款茶壶,旨在纪念先人,同时迎接新年的来临,为新年祈福,愿人们共享美好的未来。蒋蒋平女士是一位有心人,她知道我喜欢茶壶,每年新壶制成后,蒋蒋平总是先送一把给我赏玩,并向我讲述蒋家制壶的心得与理念。

此壶为传统壶形,给人一种厚实圆润之美感,握在手中如捧明珠,手感非常好,壶身刻有程十发绘制的荷花,坚贞纯洁、亭亭玉立,



时间过得真快,转眼一年将尽,回首这碌碌无为的日子,生活得倒也颇为惬意,人到了中年也就无所谓什么追求了,只愿活得轻松自在,有些自

## 唤醒碎瓷片 巧手补精品

◆ 张东

说到80后,人们常会联想起那些兜里揣着MP3,手上捧着汉堡、可乐,脚蹬一双耐克球鞋的时尚青年,总会用浮躁、急功近利等词来形容他们的行为举止。但是,当你结识了古陶瓷修复专家蒋道银先生新近收下的一个小徒弟之后,也许你会重新认识他们,至少觉得这其中也有特例的,这个例外名叫张天野。

张天野出生在80年代末,当他的同龄人都在父母的督促下,去学习钢琴,参加英语考级的时候,他却提出,想学古琴,读古汉语。高考后,张天野进入上海城市管理学院,就读于文物鉴定和修复专业,在那里,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三年的校园学习,虽然有如蜻蜓点水,但是张天野却在历朝历代的古董文物中,对古陶瓷情有独钟。在张天野的眼里,那些出自不同年代的陶瓷,不仅是炎黄子孙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,也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科学发展史,而器皿上所绘制的图案,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。为此,他把古陶瓷的鉴定和修复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,充满敬仰,而古陶瓷修复专家蒋道银,也成为张天野最崇拜的对象。

幸运之神往往会特别眷顾那些简单而纯粹的人,还没毕



业,张天野就被古陶瓷修复专家蒋道银先生慧眼相中。当这个80后的少年,一脸虔诚地提及想跟蒋老师学习古陶瓷修复时,蒋老师的惊讶和激动,丝毫不亚于张天野终于找到名师的感受。第一次见面之后,蒋老师就决定把张天野留在身边,就如同以前师傅带徒弟一般,口传心授,悉心教诲。

有道是名师出高徒,得天独

厚的学习条件,使张天野在修复的手法和技艺上都进步神速,从宋朝吉州窑烧造的黑釉盏,建窑烧造的兔毫盏,到在蒋道银老师的亲自指点下,和老师共同完成的“元青花双狮戏球纹八棱玉壶春瓶”(见图)。而张天野在这方面的天赋也渐渐凸现出来。因为每修复一件器物,蒋老师都要要求张天野留下一份心得,它可以是纯粹关于修复的,也可以是针对这一器皿本身的社会历史价值判断,也可以是对这个时代文化审美的一种认识。因为蒋道银想要培养的绝非一个简单的工匠,而是能把这项技艺发扬光大,能为中国陶瓷发展做点实事的接班人。年轻的张天野能否担起这一重任,很多人都充满疑虑,但蒋先生却是信心满满,因为从这个年轻人对古陶瓷修复的执着和纯粹中,从他对于那些残缺的器物在材质和形状、花纹的敏感度上,蒋先生断定这是一棵好苗。

当然,古陶瓷修复是一项综合性的技艺,它不仅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,扎实的美术功底,还需要一双会造型的巧手,需要了解现代材料学和分子学方面的有关知识,既是一门技术,也是一种科学,是一种艺术,也是一种文化,是一种传承,更是一种创新。因此,对于年轻的张天野来说,路漫漫其修远兮……

## 明代雕白玉螃蟹

◆ 王家年

时下,秋风起,蟹脚痒,持蟹饮酒菊花天,想起了前几年,我收藏了一件明代雕白玉螃蟹,拿出来把玩一番,颇有感悟。

古代科举有三甲之制,三甲之中以一甲最尊贵难得。蟹,有厚壳护身,犹如壮士披甲;故蟹被视为一甲的象征;古代以蟾宫折桂来比喻高中状元。肥壮的蟹以它的蟹爪来攀折桂树的枝叶,有金榜题名之兆;另外一层意思是蟹为水中物,故极能生水、助水,随身佩戴一甲折桂白玉蟹做护身符得五行属水的灵蟹相助,可化解是非,使财运更上一层楼。

这件明代雕白玉螃蟹,螃蟹仿生写实,厚实,和田白玉,玉质佳,色若凝脂。以仿生圆雕憩息河蟹,结构准确自然,细节生动传神。玉蟹工艺为立体圆雕,采用透雕、浮雕、阴线刻等表现手法,生动逼真地再现了一只螃蟹纵横爬行的形象,给人以栩栩如生之感。虽形象刻画较细,蟹甲、螯钳打磨抛光仔细,蟹腹、镂空及下凹细部稍事打磨,反映了“粗大明”的时代风格。

